

第四章 《女帝奇英傳》的人物塑造

人物的形象與性格，是否鮮明生動，攸關著藝術作品的成敗，因此，有見地的作家，都把人物形象塑造與性格特徵呈現視為極重要的關鍵。作者創作時極力塑造本文中人物的態度是無庸置疑的，他極為重視在武俠小說中反映時代精神和創造典型人物，武俠小說評論家羅立群作了以下詮釋：

集中社會下層人物的優良品質於一個具體的個性，使俠士成為正義、智慧、力量的化身，同時揭露反動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的腐敗和暴虐，就是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典型性¹。

正因為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，因此在塑造人物的形象與性格上，有著獨特的審美觀。除此之外，他在對人物的心理摹寫上，也有其獨到的風格，以下分別依人物形象、人物性格及心理摹寫等三課題，探討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特色。

第一節 人物形象

人物形象為武俠小說整體藝術結構的重要支柱，是一個優美的藝術世界，個人將在本節中依主要人物、次要人物及陪襯人物等三類人物，一一探討。

一、主要人物

文本中的主要人物共有李逸、武玄霜及上官婉兒等三人，李逸屬風流倜儻的俠士，武玄

¹ 見羅立群《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》（台北：知書房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。），頁七五。

霜屬丰姿綽約的女俠，而上官婉兒則屬才貌兼備的女子。李逸的出場不十分顯眼，令人感到有些許的平庸：

但見林中一個年少書生，儒冠素服，正在撫琴長嘆，看來似是一個落拓不羈的士子，林中繫有一匹瘦馬，馬背上只有一個破舊的書籃，幾卷舊書，一目瞭然，此外別無長物。（第一回，頁三四。）

此種模樣出場，似乎與風流倜儻的俠士風範相去甚遠，且口中吟誦著陳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一身儒冠素服，身無長物，更顯得一副壯志未酬的樣子。但在此時，卻聽得上官婉兒撫琴歌楊炯之詩道：

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辭鳳闕，鐵騎繞龍城。
雪暗雕旗畫，風多雜鼓聲。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。

原本看似落寞的李逸，旋即變得精神煥發、神采奕奕，並朗聲說道：

不錯，不錯，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！當今之世，大丈夫自當金戈鐵馬，縱橫天下！豈可只尋章覓句，作個百無一用的書生！（第二回，頁三七。）

李逸身為李唐宗室，於文本中的首次登場，即給人不太相符於其地位的形象，正如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所言：

我們不需要問以後發生了什麼，而要問發生在什麼人身上；小說家的訴求對象將是我們的智慧與想像力，而不只是我們的好奇心²。

² 佛斯特著、李文彬譯《小說面面觀》（台北：志文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），頁六三。

作者利用讀者「想當然而」的心理，欲擒故縱先將主角賦予不盡相符的形象，使得讀者心中產生疑惑，之後又展現了主角的意氣風發、雄心壯志，不僅考驗讀者的智慧與想像力，更引發了讀者的好奇心，使得主角的形象更為鮮明，在讀者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第十三回中，李逸發覺武后的地位實是相當鞏固，反對她的僅是少數知識份子，老百姓卻是對她讚譽有加，加上她自身的雄才偉略，行刺武后的念頭頓時打消，退而歸隱塞外天山。從一開始出場時的落拓轉變成雄心壯志，至此卻又心灰意冷，無心政事，但他沿襲傳統的正統觀念根深蒂固，使他對武后難以認同，本性善良、正直又具俠士風範的他，仍然理性地歸隱塞外，不因個人的私利而造成萬民的苦難。在作者的精心設計下，成功地塑造出李逸風流倜儻的俠士形象，將理智與情愛集於一身。

武玄霜身負絕技，是不可多得的女中豪傑。武玄霜出場之際，竟使得素以美艷自負的毒觀音亦不禁自慚形穢：

就在此時，但聽得一片銀鈴似的笑聲從桃花林裡飄出來，眾人眼睛驀的一亮，只見桃花林中走出一個十八、九歲的少女，湖水碧色的緞紗衣裳，白綾束腰，鳳簪鎮髮，秋水為神，伊人似玉，長眉入鬢，體態輕盈，手拈桃枝，宛如仙子凌波，踏在滿是落花的地上，緩緩而出。（第四回，頁七一。）

梁氏採用各種側面的敘述角度，從武玄霜的聲音、姿態、穿著、裝扮等方面，無一不詳盡地描述，使其出場時彷彿仙女下凡。在往後的情節中，武玄霜無論是與人切磋或對敵之時，神態之從容、身形之飄逸，處處皆顯出她的美貌與正氣，丰姿綽約的女俠形象清晰可見。

上官婉兒文采與武功均有過人之處，在第一回中，她對駱賓王的詩句頗有微辭，甚至不屑作武后的主考官，在在都可見她對自身才藝的自負，從她所作的詩中可以得知，其實她並非無才自誇之人：

葉下洞庭初，思君萬里餘。露濃香被冷，月落錦屏虛。

欲奏江南調，貪封薊北詩。書中無別意，但悵久離居。（第一回，頁四。）

此時的上官婉兒僅有十四歲，此種年紀似乎不該有這種心思，或許是國仇家恨，或許是兒女私情，外在看似柔弱的她，其實內心是無比的堅強，更難能可貴的是，她憑藉著自身的判斷，在理智與情愛之間作出明智的抉擇，不因兒女私情而忘卻造福萬民的理想，活生生呈現出才貌兼備的才女形象。

二、次要人物

主要人物好比人體的心臟，若缺少了他們，則整部武俠小說將毫無生氣，甚至失去重心；而次要人物則好似人體的骨骼，若缺少了他們，整部武俠小說將無法架構。如果只有主要人物活動於武俠小說中，而沒有次要人物穿插其中，那武俠小說將失去它的可看性，畢竟人物是武俠小說的靈魂，若僅以少數人物貫穿全場，讀者將覺得索然無味，因此，次要人物是主要人物命運之關鍵，其重要性不容忽視。

文本中的次要人物不在少數，個人在此僅以四人為代表來介紹，因為這四人在文本中的地位雖不如主要人物般的舉足輕重，但卻是不可或缺的角色。這四人分別是谷神翁、符不疑、天惡道人與毒觀音，分述如下。

谷神翁本為現任武林盟主，但盟主以十年為一任，在第五回中，谷神翁盟主任期即將期滿，武林人士齊聚峨嵋山，於金頂召開英雄大會，以選出下一屆的武林盟主。谷神翁的一出場即令人感到其武功莫測高深：

再過一會，月亮正掛天心，忽聽得一聲長嘯，眾人俱都起立，那嘯聲初起之時，好像還在數里之外，嘯聲一歇，草坪上已出現了兩個人，一老一少，老的是谷神翁，少的正是李逸。（第五回，頁九〇。）

谷神翁與李逸的師父尉遲炯乃是八拜之交，而李逸正為如何推翻武周政權而煩惱之際，谷神翁以他武林盟主的地位號召群雄，群聚於峨嵋山的金頂，正是為了替李逸聚積實力，以作為日後舉義的義兵。由此可見，谷神翁的地位不可小覷，如果沒有他的幫助，李逸光憑一人之力，實在難有作為。

在突厥汗國的王廷盛會上，谷神翁與滅度神君的一番激戰，顯出他不凡的武藝：

谷神翁拔出雙劍，吞吐抽撤，左右盤旋，儼如玉龍夭矯，靈蛇飛舞，但聽得一片叮叮噹噹的金鐵交鳴之聲，近著他的，給他的雙劍一磕，兵刃登時脫手飛去。（第二十四回，頁五〇〇。）

谷神翁本就是名振宇內的三大劍客之一，躡雲劍法如臂使指，不論場地寬狹皆運用自如：

翻身進劍，飄忽如風，劍到人到，恍惚見影而不見人，左面一兜，右面一繞，似東實西，似南實北，移步換形，發招易位，殿中武士雖多，竟然攔他不住！（第二十四回，頁五〇〇。）

谷神翁素來以通臂拳、金剛掌及躡雲劍三大絕技威震江湖，在突厥汗國的王廷上，危機步步，卻仍讓他來去自如，可見他出任武林盟主之位並非僥倖，而是貨真價實的。之後，與域外三兇的對決中，他也出了一臂之力，終於使得惡人伏法，中原得保太平。

在第二章第三節中個人曾經提及，北派武俠小說家鄭證因對梁氏的影響，「樹立武林怪傑樣板」這一點相當重要，雖然梁氏的作品中正邪之間的區分相當明確，但在文本中卻出了一位「武林怪傑」——符不疑。符不疑總是出現在化解危機的關鍵時刻：

聲到人到，場上群雄，駭然注目，只見來的人一襲青巾，身上的一見青色長衫，臉上

也透出一層青氣，不知怎的，一見之下，就令人覺得惴惴不安，而且，這人的相貌看來還未到五十年紀，額下有幾根長鬚，狀如落拓不羈的名士，論相貌，似比谷神翁年輕的多，但他卻叫谷神翁做「老弟！」（第六回，頁一二五。）

此時谷神翁正與武玄霜相持不下，但谷神翁的年紀較武玄霜大了許多，在比試上理應佔了相當大的便宜，如今卻只能是個平手的局面。谷神翁與武玄霜若是繼續纏鬥下去，恐怕只有兩敗俱傷，符不疑適時地出現，並以言語相激：

神翁自負躡雲劍，今頂爭雄得勝無？只怕虛名真誤你，平添笑話落江湖！（第六回，頁一二五。）

谷神翁被他這麼一激，當下心灰意冷，縱身而去，由於符不疑的調停得宜，化干戈為玉帛。符不疑的形象本不該出現在梁氏的作品之中，但受到鄭證因的影響，雖然無法說明此人亦正亦邪，但其荒誕的行徑，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，身負絕藝而遊戲風塵，成為文本中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。

除了正派人物之外，在邪派人物中，最具特色的當推天惡道人：

這道士年約五旬，穿著一襲淡青色的道袍，留著三咎長鬚，態度從容，頗有幾分瀟灑出塵之概。（第十回，頁二〇四。）

天惡道人出場時的敘述令人看來超俗脫塵，但實際上卻是無惡不作的魔頭：

真是奇蹟，夏侯堅果然把你醫好了！好，不過我還要再親自試一試他的本領，待我再打你一掌，看他能不能醫？（第十回，頁二〇七。）

李逸中了碎骨錢鏢與透穴神針，本應殞命，但得金針國手夏侯堅妙手回春，毒性盡除，不料卻引來天惡道人的不快，為了證明他的毒掌無人能醫，竟想再打李逸一毒掌，好和夏侯堅的醫術比個高下，如此蠻不講理，魔頭的形象展露無遺，喜怒無常的個性令人難以捉摸，甚至不惜出賣國家以求個人名利，禍國殃民的惡行讓人深惡痛覺。

邪派人物除了天惡道人之外，尚有毒觀音值得一提，她的出現，催化了情節的發展：

李元嘆口氣道：「這兩個魔頭用心惡毒，可惜我當時想不到是他們，要不然我也不會來連累老伯了。如今經老伯提醒，我才知道上了他們的圈套，做了他們的引路之人！」（第一回，頁一三。）

由於毒觀音與惡行者追殺鄭溫與李行二人，引得兩個魔頭找到了長孫均量的隱居地，場景由劍閣移往了巴州，也將情節的發展推向另一個境界。而毒觀音的出現也與武玄霜的出場成了明顯的對比：

女的頭纏白巾，打了一雙蝴蝶結子，長眉入鬢，姿容冶艷，蕩意撩人。（第一回，頁一五。）

毒觀音素來以美艷自負，見了這個少女，亦不禁自慚形穢。（第四回，頁七一。）

毒觀音的打扮「冶艷撩人」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女魔頭；反觀武玄霜卻是「體態輕盈，手撚桃枝，宛如仙子凌波」丰姿綽約，極富正義感，對邪派人物深惡痛絕，她與毒觀音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毒觀音雖然美艷，卻行事歹毒，是個表裡不一的邪派人物，但若沒有她的出現，將無法襯托出武玄霜出塵脫俗的美感。

三、陪襯人物

主要人物比為心臟，次要人物比為骨骼，而陪襯人物卻是貫通人體的血管，少了陪襯人物，整部武俠小說的架構雖然存在，但在「毫無血色」的情況下，怎麼看都了無生氣。因此，陪襯人物的出現，並非要貫穿全場，而是適時地引導出作者欲表達的觀念或意識，使得情節在轉換時能夠更流利、更順暢。個人在此提出較具代表性的二個陪襯人物，賣茶老人及狄仁傑等二人，分述如下。

在上官婉兒往巴州的途中，因疲渴進了一座茶亭，賣茶的是一位白髮蕭蕭的老人，他的一句話使得上官婉兒心中一動：

怪不得面生，原來是外縣來的。這兩年比較太平，若在以前，單身的姑娘，不敢出遠門呢。（第一回，頁二九。）

這位賣茶老人是個標準的莊稼漢，他的心聲足以代表大多數老百姓的心聲，可見武后專政之時，在治安上做了相當的努力，才會讓老百姓有如此的太平盛世。老百姓對政治並不熱衷，他們只擔心生活的溫飽，因此，不論是誰作皇帝，只要能讓他們衣食無憂的就是好皇帝：

我們老百姓不管誰作皇帝，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但求日子過的稍微好些，就心滿意足。（第一回，頁三〇。）

因為賣茶老人的出現，使得上官婉兒心中起了疑問，為何某些人口中的女魔頭，在老百姓的心中卻成了活菩薩，令她百思不得其解，老百姓的看法與讀書人的看法，竟有天壤之別，賣茶老人引述村裡讀書先生的話說：

這可多了。不過罵的最兇的有兩件事情，第一是罵她荒淫無道，用他們的話說，就是「穢亂宮廷」，用我們的話說，就是公開養漢。第二件呢是說她殘暴、亂殺人！（第一回，頁三一。）

賣茶老人的坦率、憨直，雖然令上官婉兒感到有點羞赧，但卻迫使得她不得不去深思，究竟武后是好是壞。可見得以賣茶老人作為陪襯人物，在整部小說中發揮點醒的功能，透過老百姓的口中，將武后的政績做了一番檢討，結果是利多於弊，也為將來上官婉兒隨侍武后身邊下了伏筆。

賣茶老人身處民間，所見所聞都是事實，但地方與中央總是有所差異，因此，個人不得不再提到另一人，那就是當朝宰相狄仁傑。武后微服出巡，親自判了兩件案子，狄仁傑得知後卻是面帶愁色，他對武后說：

我是為陛下擔憂呀！像這類的案子，天下不知多少，陛下您怎管得這麼多？臣聞堯舜之治天下，他們可並不是每件事情，都要親自去理的。（第七回，頁一三五。）

武后判案雖然明智，但卻想「巨細靡遺」皆管之，使得忠言直諫的狄仁傑感到憂心，畢竟陛下只有一個，而案子卻多不勝數。又狄仁傑推薦張柬之為相，而武后卻以張柬之太老而拒之，狄仁傑不免上諫說：

做宰相又不是做供奉，陛下何必問他的老少美醜？張柬之雖然年老貌醜，卻要勝過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千萬倍。（第七回，頁一三五。）

個人之所以選狄仁傑為陪襯人物，乃是因為他的忠言雖逆耳，武后卻不以為意，反而更加重視他的意見。狄仁傑的串場並非一筆帶過，而是與之前賣茶老人對國家社會觀感的相互呼應，兩個陪襯人物綜合了地方與中央的意見與看法，陪襯出武后對當代的確是有所建樹的。

主要人物是整部武俠小說的靈魂所在，少了他們，整部作品則成了空殼，缺乏內涵；次要人物常伴主要人物左右，少了他們，主要人物的角色將難以淋漓盡致的發揮；陪襯人物猶如萬綠叢中一點紅，適時地出現在故事情節的關鍵處，不僅轉換了場景，也轉換了其他人物

的心境，可謂是「小兵力大功」。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，攸關整部武俠小說的精采度與可看性，唯有良好的人物形象塑造，才能吸引讀者們的駐足觀賞！

第二節 人物性格

人物為武俠小說藝術表現之主要對象，人物的外在形象則取決於內在形象的刻畫，因此，為了進一步揭露作者的巧妙構思，則需透過人物性格的探究，以了解其精湛的藝術技巧。人物為小說的靈魂，雖然有人提出非情節的小說，但非人物的小說則未曾有人提及，即使主角為非人類的動植物，也要使其擬人化。人物能提供情節發展的動機，儘管情節攸關故事的成立，但人物性格不僅對人物行為提供動機，也為整個故事情節提供了動機，並導引其發展。英國小說家佛斯特依人物的性格分為二類，一是圓型人物，一是扁平型人物，以下個人將以這兩種類型的人物，分別來探討。

一、圓型人物

何謂圓型人物？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提供了一個檢驗的方法：

要檢驗一個圓型人物，只要看看他是否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給人以新奇之感。如果他無法給人新奇感，他就是扁平人物；如果他無法令人信服，他只是扁平人物偽裝的圓型人物。圓型人物的生命深不可測 他活在書本的字裡行間³。

簡短的幾句話道出了圓型人物的定義，在文本中可稱為圓型人物的共有二個，一是李逸，一是上官婉兒。

身為男性主要人物的李逸，一出場即給予人新奇之感：

³ 同註 2，頁一〇四。

那少年書生明明看見上官婉兒向他走來，卻似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仍然專心一意的在彈奏古琴，調子越來越淒愴了。（第二回，頁三四。）

上官婉兒在由劍閣往巴州的路上，巧遇李逸正撫琴高歌，對她的經過毫無知覺，此時的李逸唱的是陳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曲調悲淒，他的心境可想而知。但主要人物的表現若僅止於此，定然無法引起讀者的興趣，就在上官婉兒的詢問之下，李逸並未答話，而是以琴音來回應：

琴音一變，忽如春郊放馬，珠落玉盤、鶯語間關、流泉下灘，變盡悲苦之音，易為歡暢之韻。（第二回，頁三五。）

剛出場時悲淒的心境，竟在片刻間即化為歡欣，令上官婉兒也為之一怔，因為常人是不会如此反應的，而這種瞬間的心境轉換，令人倍感新奇。就在上官婉兒一曲《從軍行》後，李逸的心境又是一變：

那書生面色倏變，忽地又仰天狂笑，朗聲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！當今之世，大丈夫自當金戈鐵馬，縱橫天下！豈可只尋章覓句，作個百無一用的書生！」（第二回，頁三七。）

李逸由悲淒、歡欣而至壯志未酬的心境轉換，已可知他的性格多變。幾個綠林大盜得知李逸乃李唐宗室，有意投靠，卻被他打的落荒而逃，此時的李逸又是一番心境：

只見那少年書生狂笑之後，忽而哭出聲來，嗚咽吟道：「山水雖雄奇，豪傑難尋覓，日暮欲何之？吾心自寂寂！」（第二回，頁四九。）

大敗群盜，本應豪氣大展，卻反而傷心流涕，即使聰穎如上官婉兒也大費疑猜，李逸的理由更是令人大出意料：

少年書生道：「就因為這班強盜太過不成氣候！嗚呼，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傷心宇內英豪，盡歸新主；忍見天京神器，竟屬他家！」（第二回，頁49。）

這班強盜一心為了作李逸的開國功臣而來，卻不料被李逸一轟而散，因為他們只是一群烏合之眾，要借他們的力量舉兵，實在難成大事，因此，李逸倍覺心灰意冷。他認為，唯有糾結豪傑之士方能成事，可見得他非常重視正統，只有憑藉正派人士的支持舉義成功，才是真正的成功。

在第五回 峨嵋金頂英雄會上，李逸憑藉其精湛的武藝，大戰群雄，但在未奪得盟主之位前，谷神翁卻當眾宣佈他的王孫身份，他心中想道：

這樣一來，我這個盟主之位，豈不是要他們看在我是王孫的份上，這才讓給我的？（第五回，頁一〇五。）

谷神翁話一說完，隨即有過半的人推舉李逸為新盟主，但在他的心中卻相當不是滋味，因為他是想以武藝服人，而非以王孫的身份受人崇敬。更令李逸不平的是，這些人大都是為了名利而支持他，而非有心於國家大事，加上群雄之中有些人對政事無心而先行離去，看在李逸眼裡，自是百感交集、心煩意亂。

在第十三回 中，李逸假借張之奇之名，入選神武營衛士，為的是便於行刺武后。原本對武后恨之入骨的李逸，見到上官婉兒竟歸順武后，頓時感到失望悲痛、熱血沸騰而不能自己。又聽到上官婉兒念著駱賓王討伐武后的檄文，見武后非但不生氣，反而誇獎駱賓王的文筆，更是令李逸感到一片茫然，心中完全絕望，因為武后的剛強已超乎了他的想像。原有

的雄心壯志在此時已是煙消雲散，但此時他仍是難以接受女性稱帝的事實，儘管上官婉兒想對他解釋一切，但他哪裡聽得進去：

李逸極力抑制心頭的激動，淡淡說道：「玄霜，多謝你又一次的放了我，我可不能報答你啦。婉兒，我後悔與你重逢，從今之後，你只當這世上再沒有我這個人，我也把你當作死了。今生今世，我與你路隔雲泥，你也不必再望與我見面了。」（第十三回，頁二七六。）

李逸此時此刻，心境不知轉了幾轉，但到頭來仍是一場空，心灰意冷的他，終於決定與長孫璧歸隱塞外，不再返回中原。唯獨仗義行俠的個性不改從前，在塞外天山腳下，他不分國家民族，盡一己之力救助有危難的人，博得了「天山劍客」的稱號。一但聽到突厥汗國意欲南侵的消息，雖然他並不認同武后，但國難當頭，唯有合眾人之力，才足以抵抗外敵，為此他又踏入了睽違八年的中原。

說好不問政事的他，如今又違背了自己的諾言，國恨、家仇、友誼、愛情、對亡妻的哀悼，對知己友人的期望，此時此刻通通浮上腦海，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漣漪，思緒之繁雜，當真是剪不斷、理還亂！長孫璧、武玄霜、上官婉兒三人的影子，一一在眼前掠過，長孫璧已死，武玄霜與上官婉兒卻還在默默地等待著他。

待李逸重入長安時，武氏子孫與李唐宗室之間正進行著一場政治鬥爭，他只好再度奉獻他的一己之力。為了再見上官婉兒一面，李逸身中巨毒，雖然之前曾說過永不見面，但他們知道彼此都忘不了對方，李逸的心境又轉換了，對她說道：

在十年前，我聽到你做了武則天記室的消息，當時曾經很是悲傷，甚至還恨過你！現在我卻是佩服你了。你有志氣，有才華，本來應該做一番事業，武則天也是值得你替她效力的人。（第三十二回，頁六八五。）

李逸在臨死之前，想法徹底的改變了，複雜多變的性格，使他的一生走的並不平順，一開始的國仇家恨、情愛糾葛，到最後認同了武后的政績，紅顏知己也都陪伴在側，可惜的是，他的生命也即將走到盡頭，留給人無限的惆悵。李逸此一形象塑造的極為成功，歸功於其性格的複雜、矛盾和立體性，他不是類型化的扁平型人物，而是性格複雜的圓型人物，其性格不再凝固，而是有了某些變通與流動。

另一個圓型人物上官婉兒，其祖父及父親皆因武后而死，因此，在一開始她就曾立誓報仇：

大恩不言報，大痛不徒悲。伯伯的大恩大德，我今生是無法報答的了，但願能手刃這個禍害天下的女魔王。（第一回，頁二四。）

聽了長孫均量的解釋後，上官婉兒得知殺害祖父與父親的兇手就是武后，但她並不害怕，反而以堅定的口氣誓言報仇，但聽了鄭溫在死前對武后的敬服之言後，在她的心中疑雲滿佈：

為什麼鄭溫在臨死之前，不先追查自己的仇人？甚至對著自己的知己，連一點後事也不交代？不掛念自己的家人，卻反而掛念武則天？為什麼武則天能令他這樣心悅誠服？一個人，能令人死也不能忘記的人，怎麼樣也該有點好處吧？但是武則天在長孫伯伯的口中，卻是個萬惡不赦的女魔王？（第一回，頁二七。）

上官婉兒是一個以超越男兒而自負的女中才子，但她卻不因個人仇恨而失去理智，而對武后有先入為主的觀念，反而以客觀的態度來批判武后，光是這種精神就足以令他人望塵莫及了。就在她由劍閣往巴州的途中，遇到了一位賣茶的老人，由老人那兒得知武后對農民及老百姓的重視，並非如一般知識份子口中那般貶抑武后，使得她對武后的為人產生了更多的興趣，而對武后的怨恨卻不如之前那樣深了。

就在第七回中，上官婉兒無意間發現武后微服出巡，眼看大仇得報之際，卻使她對武后的觀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武后親審一件有傷風化的案件，洗刷了一個女尼的冤

情；又與莊稼漢張老三閒話家常，而後才為她解決疑難。這兩個案件的審理過程，令上官婉兒對武后的為人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，沒想到，後來的情況更讓她吃驚：

武則天道：「從犯罪減一等，揭露叛逆有功的，看功勞的大小，量情再減。你們招出指使的人，也許還要處罰，但死罪總可免了。」（第七回，頁一四〇。）

原來是兩個軍官受了中書令裴炎的唆使，殺害了武后的兒子，廢太子李賢，而武后非但不生氣，卻反而免了他們的死罪，更令她難以相信的是，武后竟曾想過將皇位傳給李逸，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，使得原本藏匿在屋頂的上官婉兒被武后發現了蹤跡，經武后對她的一番解說之後，武后的一句話，問的她啞口無言：

你是從外面來的，你說吧，天下人在反對我麼？（第七回，頁一四八。）

此時的上官婉兒，腦中浮現出賣茶老人及張老三的影子，以及她在途中接觸過的許多老百姓的影子，他們並不是幻影，而是真實的人，猶如一座山重重地壓在她的心上。緊接著武后又喚來了她的母親鄭十三娘，上官婉兒此時口上雖服，心上卻仍是未曾服氣：

上官婉兒輕聲說道：「媽你別說啦。你讓我再看一些時候，是非黑白我相信我會看得清楚。」（第七回，頁一五二。）

雖然有鄭十三娘在一旁為武后辯解，但自幼視武后為女魔頭觀念未清，由武后令上官婉兒作一首五律中可看出：

密葉因栽吐，新花逐剪舒。攀條雖不繆，摘蕊詎之虛。

春至由來發，秋還未肯疏。借問桃將李，相亂欲何如？（第七回，頁一五四。）

最後兩句在影射武后以假亂真，以桃代「李」(唐宗室姓李)，雖然對武后的怨恨已消去一大半，但心中仍難免會有不信任的感覺，故詩中對武后有所諷刺。

到了最後，上官婉兒對武后已是完全的信服與效忠，甚至不惜犧牲個人的私情，與太子成親，以幫助武后與太子穩定國事與政局，如此地公私分明，令人佩服。上官婉兒由原本的怨恨武后，經途中遇到賣茶老人與張老三等老百姓，對武后的觀感開始動搖，而後，又與武后面對面的懇談，由怨恨、懷疑而至開始信任的過程，在在都顯示出她性格上的複雜性，對事物的觀察敏銳，不輕易人云亦云，擁有獨立的意識，這已非「扁平型人物」所能概括，而是實實在在的「圓型人物」了。

二、扁平型人物

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曾為「扁平型人物」下了定義：

扁平人物在十七世紀叫「性格」人物，現在他們有時被稱為類型或漫畫人物。在最純粹的形式中，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；假使超過一種因素，我們的弧線及趨向圓形。真正的扁平人物十分單純，用一個句子就可以使他形貌畢現⁴。

根據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所言，扁平型人物的性格十分單純，甚至用一句話就能概括，在文本中這類型的人物不在少數，但最能代表此類型人物的卻非長孫泰與長孫璧兩兄妹莫屬了！

上官婉兒自幼即與長孫泰兄妹倆共同生活，長孫泰對上官婉兒的才貌兼備自是心儀已久，但始終沒能將自己的心意對她說。有一回，上官婉兒無心作了一首詩：

⁴ 同註 2，頁九二。

葉下洞庭初，思君萬里餘。露濃香被冷，月落錦屏虛。

欲奏江南調，貪封薊北詩。書中無別意，但悵久離居。（第一回，頁四。）

這首詩本是上官婉兒借湘君、湘夫人的典故，以懷念大舜皇帝，但聽在長孫泰的耳裡卻是另一回事：

但長孫泰卻總是疑心不釋，心中直在琢磨：「婉兒，她，她在思念誰呢？」（第一回，頁五。）

上官婉兒無心的一首詩，卻引來長孫泰的疑心不釋，由此可見，長孫泰對上官婉兒一片深情，只是未曾明白地說出，才造成他的疑慮兒難以釋懷了。就在上官婉兒動身前往巴州之際，長孫泰於她背後吟誦著她所作的詩，此時，長孫泰隱隱道出他對上官婉兒的心意，但上官婉兒雖然明白，無奈家仇未報，又怎能為兒女私情所牽絆呢？更何況在她的心中早就另有所屬了。之後，長孫泰因中了兩枚毒針而送進宮中醫治，歷三年才痊癒，本可一走了之的他，雖是說佩服武后的為人，而作了武后的衛士，但卻有泰半是為了上官婉兒才留在宮中：

長孫泰道：「我作了天后的衛士，又與她相處了八年。我發現她心中愛慕的另有其人，那就是你。」（第二十一回，頁四三四。）

八年後，長孫泰受上官婉兒所託，到塞外尋找李逸，雖然他深知上官婉兒的意中人並非是他，但他仍心甘情願地為她做事，找到李逸後，他對李逸說：

現在你明白了吧？她一直在等著你呵！她若得不到你確實的消息，她是不會再嫁人的。縱算你不能與她結合，也該讓她知道，好死了這條心。你永世不回去見她，那不是累了她的終身嗎？（第二十一回，頁四三五。）

為了一個不屬意自己的女子，甘願為她不辭千里地尋找愛人，這種堅定的情意令人感動，但自始至終，長孫泰從沒得到上官婉兒的一絲情意，卻未曾動搖他對她的真心，單一的性格從未改變，無疑地，長孫泰確為扁平型人物的代表之一。

扁平型人物的另一個代表——長孫璧，在李逸中了惡行者與毒觀音的毒計後，經武玄霜送至夏侯堅處療傷，長孫璧隨侍在側，對李逸無微不至的照料，她見李逸為了上官婉兒的屢勸不回而傷心，她對李逸說道：

若是勸不回來，我就當她、當她死了！殿下，我知道你極傷心，我的傷心也不在你之下，但你是龍子龍孫，又是英雄豪傑，大丈夫應當提得起，放得下，難道天下之大，就再也沒有第二個知己了嗎？（第十回，頁二〇四。）

長孫璧原本就對李逸極有好感，又在他受傷時與他朝夕相處，情意自然加溫不少，可惜此時在李逸的心中，先是有了上官婉兒，後又遇到了武玄霜，這兩人已帶給他無窮的煩惱，豈能再為了長孫璧而掛心呢？就在李逸行刺武后未果之後，長孫均量臨死之前，將長孫璧托於李逸，並將長孫璧許配給他，李逸不忍拒絕的答應了，卻引來長孫璧的疑心：

李逸哥哥，你不要瞞我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逆是為了我爹爹去得安心，這才違背了你自己的心願，要我作你妻子的。李逸哥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會將這件事情當真的。但求你把我爹爹的遺體埋葬，從今之後，我就不會再拖累你了。（第十四回，頁二九五。）

長孫璧早就明白李逸的心意，故有此言，但李逸對推翻武周，恢復唐室的希望深感渺茫，而有歸隱塞外的想法。經李逸的一番解釋之後，長孫璧對被李逸的誠摯所感動，暫時撇開對武玄霜的猜想，又悲又喜地說道：

如今你已是我唯一的親人，我一切都聽從你的主意。（第十四回，頁三〇九。）

本就對李逸極其愛慕的長孫璧，雖然知道李逸的心中並不只有她一人，但性格單純的她，仍然聽從了李逸的安排，兩人一同歸隱塞外天山。八年後，長孫璧被突厥大汗所擒，李逸與武玄霜為了救她，也一同身陷囹圄，長孫璧見了李逸說道：

能夠和你同死，在我是求之不得，你還多說作甚？（第二十七回，頁五七六。）

正好武玄霜得夏侯堅之助，欲以「偽死」之計使三人脫身，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夏侯堅的偽死藥散竟對有孕在身的長孫璧無效，因而平白地斷送了長孫璧的性命。綜觀長孫璧的一生，好似為了李逸而生，也為了李逸而死，用情如此之深，最後竟殞命異域，令人悲歎不已。長孫泰與長孫璧，皆為作者因單純的理念而創造出來，性格單一，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曾說：

扁平人物的好處有二：一是易於辨認，二是易為讀者所記憶⁵。

長孫泰與長孫璧二人的角色皆極為單純，自始至終只鍾於一人，只要他們兩人一出現，讀者們便可輕易的辨認出來，並將先前的記憶轉移即可，不似圓型人物那般，擁有複雜的性格，令人難以捉摸，因此，文本中的扁平型人物，自以兩人為當然代表。

第三節 心理摹寫

為使武俠小說的內容能看來更加傳神，心理描摹手法之優劣，攸關武俠小說能否在細節的刻劃上更為傳神，對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都有極大的助益。中國小說評論家寧宗一曾說：

⁵ 同註2，頁九三。

不直接描寫心理活動，而各人的肝肺悉見⁶。

從人物豐富的言行舉止中，尋找作者暗示讀者人物心理的蛛絲馬跡，通過人物的心理反映，使讀者更能了解人物的精神所在及思想性格，對作者的創作理念也能有所體會。

以下個人將從文本的文字敘述中，根據人物之間的對白、行為及動作中，抽絲剝繭，將梁氏隱含於字句中人物的心理狀態，一一揭示，藉以探索人物的心靈世界。個人將依描摹手法及心理反應等二課題，作為本節的探討重點，試分述如下。

一、描摹手法

武俠小說中，最重要的語言運用即是文字的描摹，舉凡人物塑造、情節發展，人物之間的交流互動、人物內心的情感及情緒反應，皆須藉由文字的描摹來達成，但要如何描摹的活靈活現、栩栩如生，唯有靠作者自身文筆的洗鍊，方可竟功。梁氏既為新派武俠小說開山祖師，即是跳脫了舊派武俠小說之窠臼，本身的古典文學根柢相當紮實，因此，在文字的描摹功夫上自是不可小覷，況且《女帝奇英傳》又是作者最喜愛的三部武俠小說之一，在文字比法上雖然仍是「傳統」多於「創新」，但卻能維持住情節結構的緊湊性，將人、事、物的形態與外貌勾勒無遺。在 第四回 中，上官婉兒為了躲避惡行者與毒觀音的追殺，一路奔逃：

上官婉兒不敢回頭，好像是逃避鬼魅似的，也不知是哪裡來的力量，居然又跑了十來里的路程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已是曙光透現，大地好像忽然被揭去了一層黑紗帳幕，一切景物，豁然顯露，但見碧野平曠，展延天際，山村茅店，隱現林間，春風拂面，帶來了新翻泥土的氣息，昨夜幾場疏雨，使得早晨的空氣，分外清新，煞風景的是，在這寧靜的清晨，卻隱藏著無窮的殺氣！（ 第四回 ，頁七〇。 ）

⁶ 見寧宗一《中國小說學通論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，頁四一。

梁氏藉由上官婉兒逃亡的過程，以熟練的描摹手法，由「曙光透現」、「揭去黑紗帳幕」、「寧靜的早晨」至「隱藏著無窮的殺氣」，上官婉兒一開始是驚慌失措的逃避，在露出一線曙光之際，心中頓時燃起了一絲希望，一掃黑夜帶來的陰霾，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豁然開朗的景物，碧野平曠、春風拂面，幾場夜雨似乎也洗去了昨夜的逃亡的不安，呼吸著自由的空氣，在享受早晨難得的寧靜時，那股肅殺之氣卻又再度升起。上官婉兒的心中歷經了驚慌失措 燃起希望 豁然開朗 享受寧靜 不安再起，在短短的時間內，她的情思猶如洗三溫暖般，時起時落，而當她的不安情緒再度升起之時，惡行者與毒觀音已兼程追上了她與馬元通二人，但兩個惡人卻被以下的情景閃了神：

惡行者與毒觀音也被這出奇的現象驚住了，在桃林外倏然住步，就在此時，但聽得一片銀鈴似的笑聲從桃花林裡飄出來，眾人眼睛驀地一亮，只見桃花林中走出一個十八、九歲的少女，湖水碧色的縐紗衣裳，白綾束腰，鳳簪鎮髮，秋水為神，伊人似玉，長眉入鬢，體態輕盈，手撚桃枝，宛如仙子凌波，踏在滿是落花的地上，緩緩而出。毒觀音素來以美艷自負，見了這個少女，亦不禁自慚形穢。而且那少女不但美到極點，眉宇之間，還隱隱有一股令人震攝的英氣，這剎那間，兩大魔頭都怔著了，毒觀音笑不出口，惡行者罵不出聲。（第四回，頁七一。）

惡行者與毒觀音本是為了追殺上官婉兒而來，卻在此遇到了武玄霜，原本心狠手辣、行事歹毒的兩個魔頭，見到武玄霜的模樣，不禁為之一愣。場景發生在一片桃花林中，梁氏將武玄霜描摹的有如仙女下凡一般，碧紗做的衣裳，搭配白綾為束腰，髮上插著鳳簪，眼帶秋波，白玉似的面容，輕盈的體態，無一不似天上的仙女，凌波微步於桃花之上，此種出場任何人看了都不禁為之所深深吸引。平日無惡不作的惡行者與毒觀音，在心理上本就有著高人一等的姿態，對任何的人事物都戒心甚重，但在此刻卻似頓時失去了防備，當場為武玄霜的丰姿而發怔，這是他們兩人所始料未及的，在心理未做好準備之下，原本心懷惡念的兩人，此時

此刻的心境卻是抱著審美的心態，不僅為之動容，甚至楞在當場。

梁氏自幼即耳濡目染中國傳統文學之美，因此在文字的描摹上下了極大的功夫，從以上二段文字的描摹手法看來，雖然是「傳統」多於「創新」，但卻充滿了描摹的藝術美感，並將內心的情思化為外在情境的描述，在武打的場景之外，加入了人物心理的描摹，尤其在刻劃女性人物的美感與心理上，更是其他武俠小說家難以望其項背。藉由文字的藝術美感，深入剖析人物的內心世界，這對心思細膩的梁氏來說，自是得心應手、怡然自得。

二、心理反映

藉由人物的言行舉止，可從中得知人物的心理反映，經由人物的外在表現，更能使讀者察覺人物的內在心理世界。梁氏由其個人的理念，將文本中的人物由內而外的描摹，先寫形象，後表神態的方式，在形神兼備的狀態下，使人物活絡了起來。假使人物僅有外在形態，卻缺乏內在的精神活動，再多的描摹，也無法使得人物完整地呈現出來；但人物若僅有內在精神活動的敘寫，卻欠缺外在形態的體現，讀者心中將難對人物有具體的印象。在文本中，我們可察覺人物的心理反映及內心世界，個人將試圖由人物的言行及個性中，探索人物所欲呈現的心理狀態，並體會作者多愁善感的心靈。

在 第一回 中，由長孫泰、長孫璧兩兄妹與上官婉兒的對話中，透露出文本的時代背景為武后專政的時代，而長孫均量對武后相當反感，乃是出於知識份子的體認，再加上自古男尊女卑的觀念已根深蒂固，因此在上官婉兒面前對武后諸多批評與辱罵，但上官婉兒並非一般的女性，她的自主意識極為強烈：

這七年來，長孫均量幾乎每日都向上官婉兒說武則天的壞話，教兒女仇恨女皇帝。上官婉兒如今聽了他這番推想，雖覺有點牽強，也信了七八成，只是有一點不大服氣：「男人女人都是一樣的人，為什麼男人做皇帝則天公地道，女人做皇帝就要被罵為妖孽？」（第一回，頁一四。）

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本已使得上官婉兒極為反感，又聽得長孫均量每日辱罵武后稱帝的不該，雖然她猜想祖父及父親可能是因武后而死，但男女平等的疑問卻始終在她的心中難以獲得解答，在長孫均量證實了她的想法後，她又是另一番心思：

七年來長孫均量在上官婉兒面前，反覆的數說武則天的罪惡，已不知說了幾千萬遍，上官婉兒對武則天自無好感，但她自負是超越男兒的女中才子，故此對於一個能壓倒天下男人，做到女皇帝的武則天卻也禁不住在心底暗暗佩服，然而料不到這個既令自己憎恨，又令自己佩服的女皇帝，竟是自己的殺父仇人！（第一回，頁二三。）

此時上官婉兒的心中當是悲憤莫名，在此同時，她卻又對武后暗暗佩服，但僅是將這種想法藏在心底，畢竟武后還是自己的殺父仇人，矛盾的心態表露無遺。在由劍閣往巴州途中，經過一座茶亭，賣茶老人道出了武后在農民及老百姓心中的地位，「田野裡一片陽光，她心中卻是陰霾密布」，由外在的環境與內在心理狀態的對比，反映出上官婉兒的心理正受到衝擊，讓她不知該相信長孫均量的話，還是賣茶老人對武后的讚譽。

上官婉兒在無意中發現武后微服出巡，暗中觀察到武后親審案件的過程，並對殺害自己兒子的兇手多所寬待，令她的心中有如波濤洶湧：

上官婉兒捏著匕首，心頭卜卜的跳，她的殺父仇人，現在就在她的眼前，「只要匕首一發，只要匕首一發……」天呀，她的手指卻顫抖得這麼厲害，她的心思瞬息百變，好幾次下了極大的決心發出匕首，卻仍然發不出來！（第七回，頁一四五。）

殺父仇人就近在咫尺，但上官婉兒卻無法下手，由她的手指厲害的顫抖，及瞬息百變的心思看來，反映出她內心的惶恐與不安，惶恐錯殺了武后，且不安於違背自己的誓言，致使她自己的心理陷於兩難的困境中。經武后對她的一番勸說後，她做了一個決定：

上官婉兒全身發熱，眼淚不知不覺的滴了出來，接過匕首，毅然說道：「好吧，我願意服侍你，到我衷心佩服你的時候，這之匕首我將用來對付你的敵人！我不想說假話騙你，現在我對你的仇恨還沒有消除，我對你是既佩服而又仇恨的！」（第七回，頁一五一。）

在做決定的同時，她全身發熱，甚至不自覺地滴下淚來，因為她無法反駁武后的話，卻又想到父仇未報，既佩服武后的所作所為，又對父仇的恨意難消，心理的反映致使外在產生了劇烈的動作，但最終她還是接納了武后，並為她操持國事不餘遺力，甚至答應武后嫁給太子，以分擔政事。由強烈的復仇慾望到對仇人的半信半疑，再到心甘情願的服侍明主，其間的過程看似簡單，但在上官婉兒的內心世界中，不知經歷了多少矛盾與衝突，才能盡棄私仇，轉而輔助武后處理政事，其心理已反映在她的言談與動作之中了。

文本中的男主角李逸，在大敗群盜之後，行為舉止出人意表：

只見那少年書聲狂笑之後，忽而哭出聲來，嗚咽吟道：「山水雖雄奇，豪傑難尋覓，日暮欲何之？吾心自寂寂！」（第二回，頁四九。）

大敗群盜本應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，但李逸卻先狂笑而後痛哭，令上官婉兒不解其意，此一外在行為當然有其內在心理的合理解釋：

少年書生道：「就因為這班強盜太過不成氣候！嗚呼，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虛侯之已亡。傷心宇內英豪，盡歸新主；忍見天京神器，竟屬他家！」（第二回，頁四九。）

其實李逸的內心及想招撫這班強盜，以為己用，但見到這班強盜竟為了私利而逞兇鬥狠，不管他人性命安全，令他內心感到極度的憤懣，因此，才狠狠修理了他們一番，這是由內在心

理上的氣憤難消，反映到外在對群盜的出手狠狠訓誡。李逸將武后視為妖孽、女魔王，從言談中可看出他對武后的看法：

李逸道：「漢朝的呂后，不學無術，孤陋寡聞，那卻是不能與武則天相比。武則天善於用人，雄才大略，不輸於太宗皇帝當年，這一點，她的敵人，連我在內，也都佩服；唯其如此，這妖孽若不早除，大唐天下，永無恢復之日。」（第二回，頁五二。）

李逸將漢朝的呂后與武后做了比較，雖然他痛恨武后篡奪李唐江山，但他卻對武后的「善於用人」及「雄才大略」深為佩服，不過視武后為「妖孽」卻也反映出他心理的認知——男尊女卑，因此，也使他立下了「反武周，復李唐」的雄心壯志。之後，李逸易容改裝，獲選為宮中的神武營衛士，就在行刺武后即將得手之際，他聽到了上官婉兒對武后噓寒問暖的聲音：

李逸心頭一震，幾乎跌倒，他所聽到關於婉兒的消息果然是真的！「婉兒果然忘掉了父母之仇，歸順仇人了！」李逸無限失望，無限悲痛，但覺熱血沸騰，不能自己！（第十三回，頁二六二。）

自己的心上人竟然與自己處於對立的局面，對仇人更是百依百順，由李逸「心頭一震，幾乎跌倒」的情形看來，這種打擊猶如「晴天霹靂」，難怪令李逸心中感到無限失望與悲痛，其心理反映如此，實在不難想像！在發覺武后的剛強不可動搖，兼以心上人竟歸順仇人之後，李逸感到大勢已去，歸隱塞外的念頭油然而生。

雖然人在塞外，但李逸仍然關心中原的政事，為了防範突厥南下入侵，他再度踏入中原，沒想到此行竟成了他的不歸路。為了見上官婉兒一面，李逸身中劇毒，但他不願讓上官婉兒擔心，他說道：

人各有志，現在太子即將復位，我的心願已了。今後我將以閒雲野鶴之身，在江湖上

度過一生！（第三十二回，頁六八五。）

他們兩人的心中各有所思，也都為了對方著想，李逸怕上官婉兒過度擔心自己，反而會耽誤了國家大事；上官婉兒則是為了成全李逸與武玄霜的感情，捨私情而重國事，寧願嫁給太子以輔佐朝政。兩人的感情就這樣寂寂而終，卻始終誤解了對方的心意，李逸暗自淚咽心酸，想道：

婉兒，婉兒，你哪裡知道我的心意啊！轉念又想道：「這樣也好，她可以放開我而嫁太子了。」（第三十二回，頁六八六。）

至此，心上人也有了歸宿，雖然他的心意上官婉兒並不全然能夠體會，但從他心中所想可察知，他確實已經了無牽掛了！

梁氏身處的時代，男尊女卑的觀念仍相當普遍，但他卻能站在女性的角度來思考，將上官婉兒描摹成一個「輕兒女私情而重國家大事」的堅強女性，在當時來說，可說是武俠小說的創舉，也是最成功的一個。本文本又是以武后專政的時代為歷史背景，而梁氏又處處為女性的地位打抱不平，企圖以細膩刻劃女性的心理，來提昇女性自主意識，而武后專政的時代，正是古時難得女權高張的時代，個人認為，梁氏的確已成功營造出女男平等的理想世界。梁氏藉由精湛的描摹手法，加上以言行及行動來反映男女人物的心理狀態，尤其對女性心理的觀察入微，更是本節的重點所在。